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遺山集卷三十
三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遺山集卷三十

金　元好問　撰

碑碣

濮州刺史畢侯神道碑銘

乙卯秋八月予來自鎮陽東平㕘佐王君璋以畢侯叔賢之子之子婿來請曰侯之葬久矣墓當有銘以吾子於侯有一日之雅敢以屬筆使不隨世磨滅爲幸也按

畢氏本易人其遷永清者不知其幾昭穆矣侯諱某叔賢其字也大父某父某皆以農為業貞祐之亂侯年甫十一從其親避兵至濟南之章丘猝為游騎所馳因逃難散走濟南總管成侯江得侯草間愛其風骨不凡子養之時宰相蕭國侯公摯行尚書省事於東平成侯隸焉侯因被蕭公指使少長知讀書且習於省寺衣冠文物之盛故能自樹立如成人興定戊寅宋軍出漣水益都宣撫使田公琢會兵進擊侯從成侯而東以功補昭

信校尉遥授章丘尉田公知侯姓名署軍中都統張林反山東王崩宋保寧節度李全入據益都用爲帳前都統換承信郎遷統制丁亥國兵圍益都城中食盡保寧計無所出閉户將自經侯排户直前曰公死城即破大兵一縱城中無噍類矣太師日望公降公降必不死何惜屈一身而不爲數十萬生聚之地乎保寧悔悟隨詣軍前太師受其降悉以全境付之而不戮一人竟如侯所料者先相崇進以太師命召成侯成侯從之而西自

是奉公周旋戮力一心不間夙夜公信倚之如家人父子伻部曲莫能比也凡畧地于澶淵于淮楚于徐亳于歸德侯無不在亦皆以功遷先相資剛嚴威望素重人有往愬者率以不測為憂侯曲為營護使得自安至於決重刑亦時得與議貫貸未減前後不勝數侯不自言亦無能知者妖人李佛子之獄詿誤萬人已會諸鎮兵守之長清三日不與食將盡誅之矣侯言之先相愚民自陷於死尚有可哀其老幼何罪盍死之命恃公如父

母一言之重人獲更生之賜何忍坐視而不捄乎先相惻然感動為之別白故悮剖决生殺力所不及且以金繒贖之故被俘者不能什三四侯與有力焉事先相首尾十五年行臺得承制封拜自行軍總領遥授鄚平齊河兩縣令東翼總領提領本路僧道累官宣武將軍癸巳先相命侯復畢氏之姓時其父及妣王氏亂後病歿於章丘邑人以侯故收瘞之至是始備展省之禮立新塋於魯城之東原追贈如故事庚子嗣相莅事以總府

都提領出為臨清令丙午復充左總領遷懷遠大將軍遥授濮州刺史求解軍職改營屯都總領以便之甲寅選充本路課税所長官幹局既優歷練亦久不事苛細而曹務畢舉時議稱焉是歳十二月之二十七日不幸遇暴疾卒於崇仁坊之私第得年五十有五娶納合氏鎮國上將軍鎮西軍節度使思列之女封河南縣君子男一人曰守約業進士女二人長嫁府學生張守謙其幼在室孤子守約以今年正月二十一日舉侯之柩祔

於新塋之次禮也侯性忠厚敬老慈幼出於自然家所有臧獲得於南中之生口者多放之自便一毫無所取與人交有終始終身不言短長皆人所難能然予獨取其有及民之功者為之銘銘曰

欝欝佳城東澗之阿畢氏有子姬姓故家維侯之初童子執戈童子執戈而大事克荷青社食殫九虎磨牙非排户直前嗔頞奈何鄭公堂堂高山大河不怒而威有物禁訶侯承事之子職有加敏給赴功而秉

心柔嘉從容一言陰慘化而陽和合散扶傷疲拊瘡
摩曾是殿屎載笑載歌功歸所天不以自夸若夫興
哀無知之埸援手高懸之羅計長清之所全活茲青
社為尤多不襲不蛇而有賢人之嗟積厚而報不豐
神理為差汶耶濟耶其末涯耶公侯之世必復其始
者尚信然耶

宣武將軍孫君墓碑

君諱慶字伯善姓孫氏世為濟南人曾大父某大父某

考槃皆隱德不仕君資禀信厚蚤有成人之量鄉父兄以起宗期之貞祐之亂先相光禄公壁青崖山君挈家往依焉以對問當公意得隷帳下公所戰攻降下餘五十城君皆從焉指使既久為所倚信部曲諸人少與為比大名彭義斌乘濟鄆耕稼廢倉無見糧悉衆守之公審度事勢與之連和義斌拜公為長强之而西公密遣騎卒告難于國兵大帥大帥聞報率數千騎來援與義斌遇於贊皇之西山兵刃甫接君獻計於公曰援兵既

至我當入北軍以張其勢成敗在此舉幾不可失也公即馳赴之將士氣倍皆殊死鬬大名軍遂潰義斌授死無所尋即授首不數日故地盡復公時承制封拜乃授君忠武校尉濟南府軍資庫使改行尚書省應辦使壬辰遷武畧將軍威捷軍都指揮使兼廵捕事公猶以賛皇之功為未報也再加宣武將軍已亥遷本路鎮撫軍民副彈壓兼行東平府録事君莅事嚴明有能吏稱然性剛直與時多忤卒見罷去今行臺公念君先相舊人

不宜久在退閒復都指揮使及巡捕事未幾以疾告公
又惻然憫之且謂君長子天益嚮學知義理氣節不凡
命代父仕而君之疾竟不治以某年月日春秋五十有
七終於私第之正寢娶薛氏封富春縣君後君八年卒
子男三人天益天瑞天寵女一人嫁金鄉縣丞欒珍男
孫五人德安翁安壽安世安永安孤子等以某年月日
舉公之柩葬於長清縣黄山之新阡遵治命也癸丑之
冬予以行臺之召東來天益謂予頗知其先人持府學

教授康侯顯之誌文見示涕泗再拜以墓碑之銘為請
按康侯所載君所善二人其一兗人劉德潤其一潞人
閻載之德潤仕行臺詳議官二十年家無餘財病且歿
泣為君言遭離喪亂無歸顧之望曽大父以來皆在白
殯身後獨一老嫗在渠安能辦此吾死不瞑目矣君慨
然曰吾子無慮我當任其事及德潤歿君為之送終并
葬三世一如平生之言此予所親見者載之失侯故將
落魄嗜酒身沒之後家貧子幼無以為葬君感念疇昔

營護喪事威儀繁盛祖祭填塞與時貴無異亦予所親見者維君事長如此與人交又如此又得康侯誤述其不朽也必矣尚何俟於不腆之文因辭不敢當天益三請益堅度不可以終辭乃强為論次之其銘曰

鷙勇兮翩翩纓纓胡兮事戎旃許公驅馳死生必前魏寇來攻孰擣其堅君於其間知掎角之權材官蹶張發機其先齊五十城之復與有勞焉迄今賛皇之謀弦聲驍然鬱鬱佳城樂石千年誌以康侯之文責彼下泉顧

雖志節之所自致其亦出於有子而可傳

龍山趙氏新塋之碑

歲癸酉冬十月先太師以王爵統諸道兵長驅而南兵及永清都元帥金紫光禄大夫史公首倡大義建開國之功太師承制封拜命公開幕府駐軍高州又明年春正月破北京龍山降令真定路工匠都總管趙侯振玉在籍中遂隸金紫公幕下侯雅以幹局為公所知遂署龍安府庫使改永安令遷軍中都提控乙酉春公遭變

侯及從兄真定府判官真玉脱身走滿城衆推金紫公季弟玉路萬户帥本軍其六月復真定八月命侯招降臨城杏樹等砦遂下邢趙兩州州民之在保聚者不啻數千百家悉復故居幕府啓太師復趙州慶源軍之號以侯為節度使兼趙州管内觀察使己丑十月改河北西路按察使兼帥府參謀辛卯秋復授慶源丁酉秋幕府以侯前後功上於朝宣授今職癸卯冬十月侯介於同官李雅川周才卿為予言吾趙氏世居保塞以仕遷

大梁五代末有諱匡潁者官至静江軍節度使兼桂州管内觀察使弟匡衡及八世孫襄疊仕於宋皆至通顯金朝兵破大梁吾宗例為兵所驅盡室北行至龍山遂占籍焉雖譜諜散亡而其見於祖塋石誌者葢如此振玉之曽大父伸隱田間致貲鉅萬娶王氏生大父憲資倜儻好施予人多以急難歸之娶馬氏生子八人吾父琳其第四子也幼出大家頗以裘馬自憙為人知義理排難釋紛有豪俠之風由大父而上皆葬鄉里振玉之

考妣兵亂中權厝縣西佛寺比避兵還而寺屋被焚遂
失藁殯所在振玉去鄉餘二十年歸顧之理既絶感愴
霜露殞身無及向辱我公惸知永乏大郡安習既久眷
焉有桐鄉之戀乃用故事卜於平棘縣西北鄉蘇村里
之南原為顯考衣冠之藏日者室人冀氏物故因從祔
焉維遠祖自保塞遷大梁既無歲月可考自大梁遷龍
山則僅能志之今南原卜宅亦吾趙宗之大舉不勒之
金石以昭示永久後世其謂我何誠得吾子辱以文賜

之為幸多矣敢再拜以請自子北渡河時過慶源聞廟學之盛佗州郡莫與為比嘗往觀焉堂廡齋除像儀禮器遭離喪亂初若未嘗毀而又加飾焉問之諸生益一本於侯之經度出貲於家雇庸於民躬自督視寒暑不少懈數年而後乃克有成固以為賢於時之人遠矣范蕭兩煉師及叅佐諸人亦皆稱侯滿城之舉竭事君之節奮復讐之義獎厲士卒輯穆同異裨益之力為多初滋慶源户不能百為之披荆棘拾瓦礫招散亡立廬舍

勸課耕稼流通貿易西山羣盜時出剽畧侯深入搜討州境晏然及入爲叅佐豪猾無所顧忌有白晝殺人於市者侯受命再至郡民鼓舞迎勞歌謡載路下車未幾即按殺人者之罪敕怨家婦手刃以報之闔郡稱快故言治郡之効者率以侯爲稱首予竊嘆焉嗚呼兵禍慘矣自五季以來明德雅望之後重侯衆將之族靡滅所存曾不能十之一然且狼狽於道路汩没於奴隸寒飢不能自存者不可勝數也趙氏固名族然先之以靖康

之兵繼之以貞祐之亂將絶而復續稍微而更熾碁功羣從布列伯府以報施言之非先世有以開之耶趙侯幼仕州縣乘時奮起遂有良民吏之目雖其材幹足以自致推究源委益知世德之自矣夫忠以事上敬以涖官孝以顯親揚名義以慎終追遠是可書也乃為書之且告之曰降福非難所以致之者為難致福非難所以養之者為尤難予閱人多矣長劒拄頤大冠如箕以揖讓人主之前可謂極矣其變也至一簪不得著身河潤

九里澤及三族名園甲第布滿州郡可謂盛矣其衰也子孫或不得聚廬而託處是天道特未定也夫端正者必以正其末善始者必以令其終古有之父作室厥子乃弗肯構蓋有任其責者矣為山九仞功虧一簣亦必有任其責者矣夫江之發源也微至於放而與洞庭彭蠡同波沛而與北溟南海同味特大川三百小川三千有以廣之耳侯年運而往矣更事既多植節亦固誠能廣興學之志充治郡之善進進而不已新新而不既他

日冢置萬家室祭三世當有鴻儒碩士如燕公昌黎公者演招寃之辭而紀麗牲之碑至於不腆之文所以記新塋者乃其濫觴耳趙侯其勉諸

冠氏趙侯先塋碑

冠氏帥趙侯録其世次見屬曰貞祐之季中原受兵先人忠顯君起田間有功於鄉里鄉里推為邑丞太中解公以便宜行諸道升點縣長佐謂先人統率有方莫有犯之者言之招撫使宗室惟宂乃自丞遷而令大名所

統三州十一縣義軍吾兄顯署軍中都提控弟顥軍民都彈壓仍佩銀符天錫亦以恩例補官於是吾趙宗固以雄視於齊魏之間矣及六龍南駕豪傑並起大名東平皆爲大有力者所割據先人介於彊敵之間率創罷之民而爲城守計百誘而不變百戰而不沮人事既窮與城俱陷槩之當世孰與倫比天錫既隸今行臺特進公出入行陣頗著微劾及再受父任而縣民人力又憊於往時軋於他盜困於凶荒弱而振離而合立官府於

攘敘之際闢田疇於榛莽之域重為公所録假之旌節歲丁亥五月乃用故事上於臺承制之命榮及祖禰梁君用之記贈官之事已備之矣惟是數世之殯昭穆具舉松櫝百年而有旌紀寂寥之嘆天錫無所似肖蒙賴先世以武弁起身大懼前人之隠德無所發見將遂湮滅宜有文辭以昭示來裔敢再拜以請按趙氏世為縣人宋靖康初侯之曾大父諱存從高宗南渡以騎射得召見數年後北歸換保義校尉鄉人至今以保義名其

居大父諱誠明昌中歲饑民無所於糴能出其家所有以活旁近忠顯君諱林喜賓客好施予負欠之家有貧不能償者率折券以貸之喪亂之後富商往往被掠乞丐道路無歸顧之望君悉資遣之風義所激州里稱歎故有令丞之舉嗚呼兵興三十年河朔之禍慘矣盛業大德名鄉鉅公之後遭罹元元遂絶其世者多矣僅得存者亦顛沛之不暇也趙侯居則食萬家之邑出則為千夫之長年未五十孫息滿前羣從自生齒而上餘七

十輩侯之姊氏秉時奮興所握萬夫如臂之使指錦衣繡帽角逐於草昧之日東西數千里識與不識皆以女王目之葢先之以靖康後之以貞祐再涉大變嚮絶而復續稍微而更熾不曰先世之所開則無以考天人之際矣故予樂為之書雖然此予聞而知之者然也侯之太夫人董資善良夙尚内典忠顯君之時中饋之位乃為上僭者所奪於夫人也撝斥如媵侍凌轢如囚虜井臼之事率躬親之如是積三十年夫人推之以夙業堅

之以苦行怡然委順惡言未甞出諸口晝哭之後借奪者故在反以其老寡而憐之時往慰藉且敕諸子事之惟謹既没之後葬祭過禮無降殺之貶夫妬為婦之常而怨亦人之所必報不妬不報直千萬人而一耳况乎其奪也不以怨而以恩其報也不以直而以德不出於强勉不由於沽激傳記所載如是者幾人女有徤婦之稱男有時豪之選期頤甫及福禄方來乃今野服蕭然脫屣世事躬不受祉其安歸乎予見而知之趙宗之所

積在此母矣因述侯之世并以夫人之事附之侯字受之今為東平左副元帥兼分治大名府路同知兵馬都總管事宣授行軍千户官鎮國云戊戌歲七月初吉記

西寧州同知張公之碑

公諱榮祖字孝先姓張氏世為獲鹿人曾王父明王父顯父丙三世在野叔父帥府監軍昇少日以良家子充南征軍士貞祐改元之明年六飛南狩真定幕府得用便宜拜官取鄉曲之譽辟監軍為本縣尉及縣改西寧

州遷縣令未幾改代為令經畧使史侯所倚信累功至監軍兼行西寧州事被檄招集未附為叛者所脅偃蹇不屈竟及於難幕府存念勞舊以軍屬公兼領縣務時年甫二十卓然有成人之量為人有志膽善騎射時輩少有及者庚寅冬河平失利陷堅陣中率死士五十餘人突圍而出所向披靡莫有當其鋒者流矢中面而鏃不得出毉者破骨取之神色不少變經畧公壯其勇以為不減古人具以名聞遷總統巡山軍民千户恒山公

仙壁雙門遣别將屯抱犢山宣權萬户親以軍守之隘狹可上者十有八所而山上皆有備禦不便仰攻公期以三日破之乃潛軍由鳥道攀援而上出其不意山軍震蕩謂從天而下投死無所問知公名皆束手自歸黨與未盡者依太行為巢穴在所有之根結盤互時出剽掠旁近之民陰為齎助以紓焚刼之禍嘗乘隙入吾境公測其來設伏擊之軍卒踴躍而戰戮首領一人而擒其副餘衆悉降郡邑倚公為重亦得少安甲午歲大旱

百姓飢窘軍賦減於平時而終亦不辦公出粟代輸之
縣當關輔汾晉驛傳之衝供億倍於他邑公時以財給
之斂於民者什纔二三而已不幸遘疾以庚戌夏五月
日春秋四十有七終於私第之正寢先期自刻云吾明
日日中逝矣已而果然其明了如此夫人同邑戎氏子
男二人長曰伋次曰某孫子伋等以某年月日奉公之
柩葬於某鄉某原禮也公幼出大家以施予為常事故
其周急繼困不計有無賓客過門供給承事一出誠款

椎牛釃酒與相娛樂下迨厮養亦獲饜飫生平結交如某人某人契分款密終始如一赴人之急如恐不及故得其報力為多太原大帥郝侯氣岸高亢少所降屈一見公結為昆弟不敢以爵齒自居公起身戎行不閑文墨裁決訴訟以情為斷不三數語而是非曲直立判未嘗有留滯者凡所區處吏民奔走從事無敢墮窳言政者不敢以武人繫之初竄軍没其子繼祖纔十歲公攬其後三十年於今仮輩既冠婚矣公念為叔父所保養

生死報之屢以縣章讓繼祖至於再三辭旨懇切人為感動經畧公不之許慰遣之曰轉輸期會急於星火應卒之材為難況乎縣治繁劇須習慣然後可君雖不忘叔父之惠如公家何及病且革復申前請幕府不得已許之竊嘗謂風俗之壞久矣同父之人往往自為讐敵血戰於鋒刃之下顧肯以大縣萬家推之犀從之間乎惟公不出於生長見聞之素而不階於教育講習之益為能自拔於流俗如此雖曰未學君子謂之學矣是可

書乃為之銘云

重甲兩韃馳突翩翩唯勍敵是求而與相周旋虵矛之所盪決莫當其前破骨出鏃不廢笑言一死鴻毛效之所天劒服短後殆先趙之所然業業西山逋逃之淵刁斗嚴更通曙不眠我軍之所撫臨人為息肩大縣萬家意氣盛年敝屣千金食客四筵弟昆之交金石其堅急難而赴之曰刃空拳自世道下衰人理絕焉爾父子參商且百且千執於禮服之羣從釋銅

墨而自捐戎行區區乃有士夫之賢惟不學而至於學知氣質之渾全鬱鬱佳城海山之原我銘表之尚以信無窮之傳

兖州同知五翼總領王公墓銘

東平軍民彈壓段遷狀其友王公生平屬予為墓銘曰始遷與王同行伍年相若志相得故嘗約為兄弟王之歿今十年遺女孤弱橐殯不克舉遷將以今年三月十六日遷其柩於憲王陵之東幸吾子為誌之予謂朋友

之廢久矣自退之時大夫士以古人自期者不爲不多士之相與者宜若無愧然子厚請以柳易播事未嘗行退之極口稱道若將曠世而不復見當時且然尚何望於今之世耶古有之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又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叚武人也而能學者所難能之事銘其可辭哉按總領諱德禄北京興中府人世爲農家貞祐癸酉以騎兵從錦州將王守玉屯東平辛巳夏東平不守歸令行臺嚴公隷五翼軍以功

轉總領凡行臺畧地所在必以之從積六七年遷同知兗州軍州事為人資善柔而戰陣勇捷人少有可敵者甲申五月十五日與宋將彭義斌軍戰被創年三十二以歿一女許嫁日照張左相之孫濱壽其葬也公感念平昔贈以信武將軍云銘曰

突如其馳蕩如其麾馬革自隨非壯夫之悲魂兮來歸汝友是依

五翼都總領豪士信公之碑 并引

大行臺特進公當朔南分裂之際合散亡一同異挈全魏齊魯歸命有司乃得承制封拜麾下諸將剖符錫壤懷黄佩紫者不可悉數今四十年矣凡公與之共功名者往往取奇厖福艾之士然乘時倔起徼倖萬一舍短取長為公所録用翕忽變化由鼠而虎者抑多矣公亡恙時拊罷瘵之民恒若不及繭絲所入務以給公上周困亟業單貧奉賔客而已身服補紉之衣家無肉食之奉故一時化之上而偏裨參佐下而閭巷細民莫不畏

公之威而効公之儉弓刀舊習為之一新益德風之所偃有不得不然者若夫覆轍知戒迷途隨復嫉貪冒而廉介欽雄夸而信厚捄餓推食臨深援手心之所安非出於矯揉者猶以光祖為稱首云光祖諱亨祚姓信氏光祖其字也魏公子無忌號信陵君子孫因以為氏北史信氏有名都芳字玉琳者以藝術著稱後遂無顯人光祖家上谷葬縣之榆河者不知其幾昭穆矣大父懷陽父慶壽以貲雄鄉里有萬千之目好結交樂施予知

名燕雲間光祖幼有志膽不甘落人後貞祐兵興以良家子係軍籍從平章政事蕭國侯公鎮天平蕭公還朝不一二年國世淪敗屯帥不能軍軍遂亂軍中有欲圖光祖者光祖偕鄉曲千餘人壁梁山提控鄭倜來攻前後三數月出入百戰未嘗挫屻聞光祖姓名者皆恐怖毛豎倜敗走自是歸光祖者益衆矣宋將彭義斌據大名聲勢甚張頻以官賞誘降光祖策其坐談終無所成不從以辛巳春歸特進公於青崖公知其可用署五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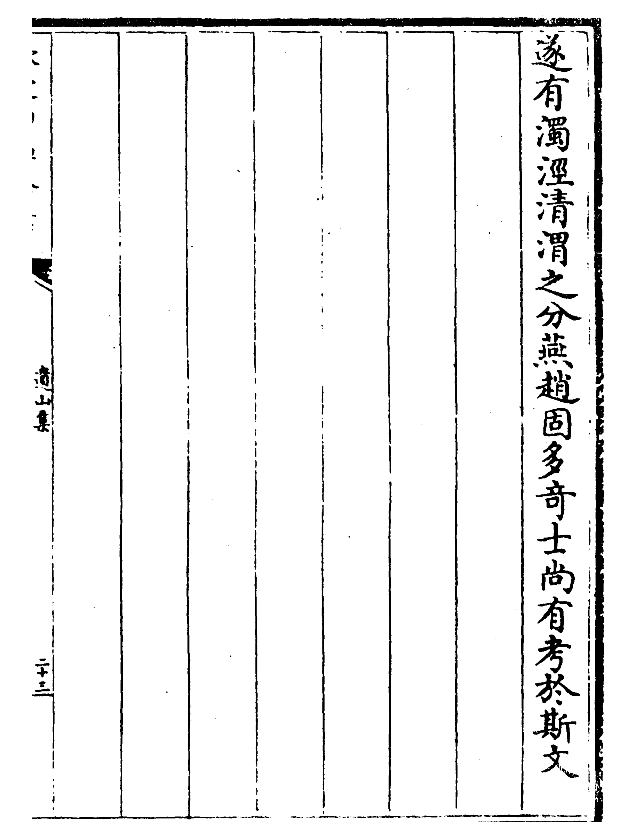
都總領佩金符奉檄招降石城為屯田經久之計濟南軍來襲一戰敗之殺獲甚衆壬午守曹州不解甲踰三年事定還帳下公破黃山取恩州先登陷陳光祖之功為多東平食盡公與義斌連和光祖知事勢所在提孤軍涉太行及太師於火炎義斌誅死光祖復從公東還時劉慶福者猶為義斌城守太師進軍慶福敗第功遷同知曹州軍州事官宣武將軍畫疆既定官府粗立且無戰攻之事光祖給使左右特見保任公以兒子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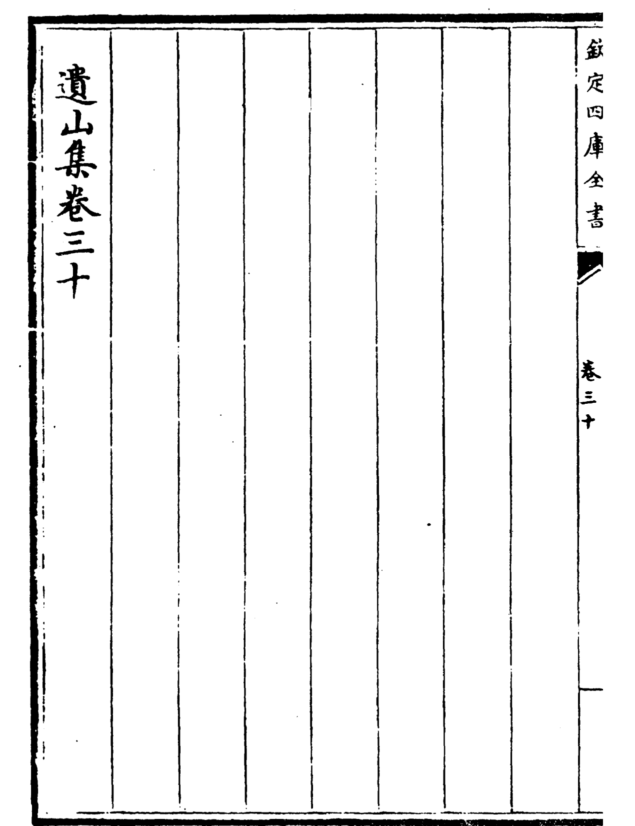
公治軍嚴動以軍法從事光祖從容救止多所全活徂徠山司仙統户萬餘因光祖自歸光祖受之秋毫無所犯五翼號為難馭光祖統之久能得其歡心少有被笞罰者軍之族屬萬家散處梁山徂徠之間光祖未嘗輒至所部使有供張之勞生平不治生産至婢無完裠人有以急難告者百方賙卹不計有無生口北渡道殣相望作糜粥以救餓者思欲徧及之其仁心為質多此類也幕府暇日日與文士歌酒相燕樂談笑詼浪不為小

廉曲謹人亦以此多之河南破家所購法書名畫無慮數十百種客至時出展玩欣然忘倦如畜未名之寶聞人談閑閑趙公書法愛而學之落筆即有可觀兒子入小學迤漸買書經史完備雖儒素家少有及者時譽既盛令相君方議擢用不幸遘疾以庚子夏六月二十有三日春秋四十九終於私第之正寢以其年九月十有四日舉公之柩葬於須城縣盧泉鄉金谷山東原之新阡禮也夫人竇氏真定甲族婦道母儀中表以為法子

男一人世昌須城令女二人長適某氏次適某氏男孫三人曰同寅曰協恭曰和衷皆學舉業女孫一人幼在室世昌受學於予以墓碑為請予謂光祖能教其子學而世昌果以諸生釐戎務令十年大縣萬家調度百出他人筋疲力凋有不能辦者世昌常有餘暇吏曹求代者而不可得生子如此光祖為不亡矣黄金滿籯何足道哉銘曰

排難解紛朱家俠聞百戰冊勲卿子冠軍收之桑榆


遂有濁涇清渭之分燕趙固多奇士尚有考於斯文



遺山集卷三十

遺山集卷三十一

金　元好問　撰

碑碣

清凉相禪師墓銘

清凉唐廢寺大定中第一代琇公開荆棘立之在兩山間初無所知名琇殁後遂虚席久之西岩德來居德輩流中號爲楚楚者又屏山李公爲之護持苟可以用力

則無不至而亦竟無所成葢又一再傳而得吾西溪師西溪道行清實臨濟一枝以北向上諸人至推其餘以接物則又以為大夫士之賢而文者也山中人舊熟師名及受請無賢不肖皆喜曰相禪師來清凉不寂寞矣當是時諸禪方以背雄相夸齋皷粥魚之聲殷然山谷間清凉儉狹僻左僅庇風雨石田不能百畝師一顧盻而雲山為之改色向之相夸者皆自是缺然矣師諱弘相出於沂水王氏幼即棄其家為弟子事沂州普照僧

祖照年十九以誦經通得僧服乃恣讀内外書凡十年多所究觀聞虚明亨和尚住普照道價重一時乃盡棄所學而學焉虚明知其不凡欣然納之又十年仍佩其印出世住鄭州之大覺嵩山之少林沂州之普照最後住清凉師勤於接納有諮决之者爲之徵詰開示傾囷倒廩無復餘地故雖退居謝事而學者益親之以某年月日示疾終於寢室閱世六十有四夏坐四十有六所度十人曰義曰喆而爲上首所證三人曰顯令嗣師席

曰靜曰雋所著文集三曰歸樂曰退休曰清凉并録一卷傳諸方顯等以某年月日奉師遺骨塔於西溪之上以狀來乞銘凡此皆狀所言也初予未識師有傳其詩與文來者予愛其文頗能道所欲言詩則清而圓有晚唐以來風調其深入理窟七縱八横則又於近世詩僧不多見也及登其堂香火間有程沂州戩名幡問之侍者云師與程遊甚款歿後歲時祀之予用是與之交甞同遊蘭若峰道中談避寇時事師以為凡出身以對世

者能外生死然後能有所立生死雖大事視之要如翻覆手然則坎止流行無不可者此須從靜功中來念念不置境當自熟耳時小雪後路峻而石滑師已老力不能自持足一跌翻折而墜同行者失聲而莫能救直下數十尺僅礙大樹而止予驚問寧有所損否師神色自若徐云學禪四十年脚跟乃為石頭所勘聞者皆大笑然亦歎境熟之言果其日用事而不妄也予嘗論師之為人欵曲周密而疾惡太甚人有不合理者必大數之

怫然之氣不能自掩平居教學者禪道微矣非專一而靜則決不可入世間學謾廢日力耳及自為詩則言語動作一切以寓之至食息頃不能忘此為不可曉者今年西堂成約予來習靜度此夏比京師歸而師歿矣惜予欲叩其所知而不及也乃為之銘曰

理性與融物迹與通不雷不霆有聲隆隆宴坐中林薇藿不充朝詩有瓢暮詩有筒澹其無心愈出愈工處順而老安常而終覺海虛舟莫知所窮嘗試臨西

溪楫層峰萬景前陳而白塔屹乎其中悠然而雲冷然而風頹然而石鬱然而松彼上人者且未泯其音容孰亡孰存孰異孰同招歸來而不可待耿月出兮山空

華嚴寂大士墓銘

師諱惠寂姓王氏西河陽城里人為童子時白其父求出家父定以一子故難之及長於佛書無不讀授華嚴法界觀於汾州天寧寶和尚父歿乃祝髮居孝義之壽

聖時年已五十有一矣崇慶初以恩例得僧服俄賜紫遂主信公講席學者日盈其門避兵南來居汝州之普照又遷南陽之鄧城師以華嚴為業手抄全經日誦四帙為課既客居徒衆解散獨處土室中而不廢講說人有問之者云吾為龍天說耳龕前叢竹既枯而華隨采隨生人以為道念堅固之感正大丙戌九月五日夜說世界成就品明日以偈示衆告以寂滅之意且曰何從而來何從而去於是右脇而化壽七十有九會葬萬人

所得舍利及它靈異甚多此不具錄起塔於普照華嚴廣陽之大聖舜陽之弘教傳法界觀四人祖登法昌福柔尼了遇落髮三人幸卯夏四月昌等因比丘尼淨蓮求予銘其墓蓮即道學郝巽縣之甥父尉南陽秩滿棄官翁媼及諸弟如漢上龐禪家說師平生於禪那有所得故不與他義學僧同其言不妄也乃為之銘銘曰

大方無隅涉迹則偏攝一切法歸須漸圓究竟云何且實且權彼上人者言外之傳於華嚴海為大法船一龕

宴居幽祇滿前曾是枯株秀韻鬱然靈塔相望有光燭天鈴音演法普為大千

墳雲墓銘

南陽靈山僧法雲往在鄉里時已棄家為佛子遭歲飢乃能為父母輓車就食千里母亡廬墓旁三年號哭無時父殁亦然山之人謂之墳雲旌其孝也元光二年冬十二月夜中僧給諳師求講法界觀明旦出門見庵旁近雨雪皆成花大如杯盌狀居民聞之老幼羣集其在

塼瓦上者皆持去文士為賦詩道其事又山之東水泉不給用講學者患之一日寺西岩石間出一泉衆謂純孝之報也世之桑門以割愛為本至視其骨肉如路人今師孝其親者乃如此然則學佛者亦何必皆棄父而逃之然後為出家耶師臨汾人姓劉氏七歲不茹葷十一出家于洪洞之圓明師僧智真二十五且戒受義學於廣化僧慧學禪於韶山義公來南陽主崇勝之觀音院住靈山為之起報恩寺以正大三年冬十二月十五

日壽六十四示疾而化弟子四人覺懿行思行了為上首明年起塔於山前劉鄧州光父師鄉曲也知師為詳托予銘其墓予以劉為不妄許可者乃為之銘銘曰

僧雲之來晉臨汾六年居廬哭親墳地泉噴沸天花紛孝聲香如世普薫何以表之今有文

孫伯英墓銘

伯英在太學時所與遊皆一時名士故相程公日新判河南伯英居門下甚愛重之貞祐初中原受兵朝廷隔

絶府治中高庭王獻臣接納奇士號為衣冠龍門大尹復興甚之會有為非語者云治中結客將據河以反遂為尹所構凡所與往來者如雷淵希顏王之奇士衡辛愿敬之俱陷大獄危有一網之禍伯英出入府寺人為出死力者多故得先事遁去依殷輔之商州變姓名從外家稱道人王守素會赦乃歸貞祐丙子予自太原南渡故人劉昂霄景玄愛伯英介予與之交因得過其家登壽樂堂飲酒賦詩尊爼間談笑有味使人久而不厭

伯英時年四十許困名場已久重為世故之所摧折稍取莊周列禦冦之書讀之視世味益漠然矣予意其本出將家氣甚髙已折節為書生束以詩禮優柔饜飫以緼籍見名其鬱鬱不能平者時一發見如縛虎之急一怒故在世已亂天下事無可為思得毀裂冠冕投竄山海以髙蹇自便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古人或為抱關或仕執翿或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其盡皆出於無聊賴之至耳非本志也又明年客有來招山者云伯英

眞爲黄冠師矣正大庚寅十月十九日殁于亳之太清
宮春秋五十有一因即其地葬之始祖堅國初以軍功
贈龍虎衛上將軍隴州刺史祖汝楫武畧將軍魯山令
父鈞武義將軍昌州鹽使司判官室劉氏前殁子璋堉
同郡王好禮伯英初名邦傑後改天和孫氏雄州容城
人居雒陽四世矣銘曰
馬逸覂駕犢健破車霸畧所貪世議之拘我足天衢彼
責守閭我材明堂彼求侏儒蚩蚩之與曾而昧昧之與

居俱腐草木孰别以區千百載而下或有攓蓬而問者又焉知其輕世肆志自放於方之外以耗壯心而老歲月歟

紫虚大師于公墓碑

有為全真之言者衛致夷狀其師離峰子之行請予為墓道碑曰始言離峰子事長生劉君年未二十便能以苦行自立丐食齊魯間雖腐敗委棄蠅蚋之餘食之不少厭不置廬舍為定居計城市道塗遇昏莫即止風雨

寒暑不卹也吾全真家禁睡眠謂之煉陰魔向上諸人
有脇不沾席數十年者吾離峰子行丐至許昌寄止岳
祠通夕疾走環城數周日以為常其堅忍類如此嘗立
城門之側有大車載槀秸而過者槀觸其鼻忽若有所
省懽喜踴躍不能自禁為一老師鎻閉空室中三日乃
止初不知書自是日誦數百言示之老莊隨讀隨講如
迎刃而解不數年徧通內外學作為歌詩伸紙引筆初
若不經意旨切於事而合於理學者至今傳之為人偉

儀觀器量寛博世俗毀譽不以闗諸心獨於周急繼困解衣輟食恒若不及也南渡後道價重一時京師貴游聞師名奔走承事請為門弟子者不勝紀正大中被旨提㸃亳州太清宫賜紫虚大師離峰子之平生大畧如此致夷將以某年月日葬師於洛陽長生觀吾子嘗許以銘幸卒成之予在三鄉時葢嘗望見離峰子於衆人之中及官東南離峰子亦嘗寓書求予為録章封事予雅知若人樂與吾屬游思欲叩其所知而未果也且致

夷求予文有年矣今年復自聊城走數百里及予於齊上待之者又累月予病懶於筆墨若謂有疑於其師者然予於離峰子何疑哉予聞之今之人全真道有取於佛老之間故其憔悴寒餓痛自黥劓若枯寂頭陀然及其有得也樹林水鳥竹木瓦石之所感觸則能事頴脫閞律自解心光燁然普照六合亦與頭陀得道者無異故嘗論之夫事與理偕有是理則有是事三尺童子以為然然而無是理而有是事載於書接見於耳目往往

有之是三尺童子不以為然而老師宿學有不敢不以為然者予謏夷堅志有平居未嘗知點畫一旦作偈頌肆口成文深入理窟者三數人黠卒販夫且然況念念在道者乎張內翰敏之離峰子舊也叙其歌詩曰師自以其言為道之棄物今所以傳者欲知此老林下百骶塵中幾蜕耳又曰悠然而風鳴汎然而谷應彼區區者或以律度求我是投天籟以宫商而責渾沌之斟丹青也吾友孫伯英河洛名士在太學日出高河南獻臣之

門若雷希顏淵辛敬之愿劉景玄昂霄其人皆天下選伯英與之游頭角嶄然不甘落其後一見師即北面事之竟為黄冠以歿張予所敬而孫予所愛也二君子且然予於離峯子何疑哉乃為之銘離峯子諱道顯出於文登于氏初隱觀津女几之桃花坪過洛陽得劉君舊廬葺居之是為長生觀住太清宫三年避壬辰之兵於盧氏漆水公迎致鄧下俄以疾終春秋六十有五離峯其自號云

分食雞豚託處鼅蛇視身冠警自干罝羅樂有加耶年可遐耶所持者狹而所獲奢耶豈無考槃在澗之阿木茹草衣召來天和急而張之弦絶奈何學道之難成使人咨嗟曰婦姑勃磎交喪則多千日之功或棄於毫末之差彼避險而就夷背實而趍華拱璧以先駟馬不免於道夸若人者不潰於流不磷於磨始於同氣闗弓終以大方為家顧雖有墓於此安知其不冠青雲而佩飛霞也耶

天慶王尊師墓表

尊師諱志常姓王氏恒心道人其自號也世為秀容西山水馬里人年十六七許時牧牛羊田間一道人曰來相就既與之熟問汝肯隨我往天壇否天壇神仙洞府勝似此間師雖幼聞之頗亦愛樂道人者即挈之而西是日薄暮至一城忽失道人所在問其地乃濟源也又問去天壇遠近人云百餘里耳師自度無所歸明日徑往入陽臺宮道衆問所以來師具言道衆駭其為異人

挈之能一日千里是夙有仙分留為香火童子八年乃歸父母謂其死已久悲喜交集因送之天慶觀事王大用佐材尊師資禀重厚不妄言笑冠服朴素若不以世累為懷而内敏殊甚間讀史傳略知古今成敗留意醫藥必以先所驗者告之天慶唐以來福地廢於貞祐之兵及官府立尊師率其屬力為崇建規制峻整遂為一州之冠兵間暴骨狼籍無復收瘞宣撫使劉公易假師緣契為哀丘而祭之州里尤歸重焉尊師生大定壬午

又再閱二十九年顏渥丹須眉皓白飲食如少壯人客至與談承平故事歷歷可聽識者謂異人得師童丱中必謂他日為受道之器故置之仙聖所廬敦龎耆艾今既效矣以庚戌冬十一月十有八日沐浴易衣召弟子告以後事留頌而逝某日寧神於州西北原守冲等為植碑予用所知者為之銘銘曰

至人翢翢坐凌八遐惟其識初平於芻牧故不以長房縮地而為夸道之所存不於泰奢必有敦龎耆艾

之士乃克負荷彼浮偽而淫采我悃愊而無華道如自擇當孰舍耶使大方之家而無若人亦奚貴於大方之家

冲虛大師李君墓銘

其畀也全其守也專以人合天以極乎自然若人者吾不知其寂滅為樂如佛子之順世緣耶抑將乘泠泠之風化栩栩之蝶與至人而仙也

通真子墓碣銘

通真子諱志安字彥容出於陵川秦氏大父諱事軻通經博古工作大字為州里所推重父諱畧字簡夫中歲困於名場即以詩為專門之學自號西溪道人詩殊有古意苦於琱斵而無迹可尋當代文士極稱道之生二子通真其長也自垂歲趣尚高雅三舉進士而於得喪澹如也避亂南渡西溪年在耆耄親舊以禄養為言不獲已復一試有司至御簾罷歸正大中西溪下世通真子已四十遂致家事不問放浪嵩少間取方外書讀之

以求治心養性之實於二家之學有所疑質諸禪子久之厭其推墮滉漾中而無可徵詰也去從道士游河南破北歸遇披雲老師宋公於上黨畧數語即有契嘆曰吾得歸宿之所矣因執弟子禮事之受上清大洞紫虛等籙且求道藏書縱觀之披雲爲言喪亂之後圖籍散落無幾獨管州者僅存吾欲力絡絶業鋟木宣布有可成之資第未有任其責者耳獨善一身曷若與天下共之通真子再拜曰受教乃立局二十有七役工五百有

奇通校書平陽玄都以總之其於三洞四輔萬八千餘篇補完訂正出於其手者爲多仍增入金蓮正宗記烟霞録繹仙婁仙等傳附焉起丁酉盡甲辰中間奉被朝旨借力貴近牽合補綴百萬並進卒至於能事頴脱真風遐布而通真子之道價益重於一時矣通真子記誦該洽篇什敏捷樂於提誨不立崖岸居玄都垂十稔雖日課校讐其參玄學受章句自遠方至者源源不絕他主師席者皆竊有望洋之嘆寶藏既成之五月爲徒衆

言寶藏成壞事闡幽顯冥冥之間當有陰相者令大緣
已竟吾其行乎越二十有五日夜參半天無陰翳忽震
電風烈大木隨扳遽沐浴易衣蜕形于所居之樗櫟堂
得年五十有七高弟李志實等以某月日奉其衣冠窆
神於天壇之麓披雲之命也所著林泉集二十卷行於
代往予先君子令陵川予始成童及識通真子之大父
閑居崧山與西溪翁為詩酒之友者十五年通真子以
世契之故與予道相合而意相得也故志實輩百拜求

尚其為作銘今年春二月劉志玄者復自濟上訪予新
及來雪淩冬跋涉千里其勤有足哀者乃為作銘使刻
之於臺其銘曰
昔在窮桑鑿真源鑿民耳目神始全遭羅元元坤軸旋
壞劫欲墮未開前道山絕業當時傳百於苾芻了大緣
若有人兮靜以專嶠也易老固初筵玄綱力挽孰我先
苦節終志孰我堅網羅落簡手自編寒暑不廢朱黄研
琅函瓊笈閉九淵垂芒八角星日懸司功會計益上遷

乃今出阱鳥飛翩安常處順古所賢死而不亡豈其然華陽九障名一焉豈不委形殆賓天為復延康轉靈篇為復茲珠參七言為復虎書校三元為復逸度論九玄寧當七祖歸枯禪松臺有名鶴千年我相夫子非頑仙

圓明李先生墓表

先生諱志源姓李氏邠之三水人幼有至性宗黨以孝稱年未三十考妣俱喪因棄家入道師事王峰周君伐

薪供水執役不少倦積三數年周君憫其勞使之游歷
諸方至醴泉與同業者結茅以居全真家樂與過客餌
道院所往至者如歸嘗歲飢資用乏絶先生辟穀數旬
以供給來者其先人後已類此又十有八年乃築圜堵
於三水李氏家三年人莫見其面周君知其有所得也
召之還幽遂主玉峯觀并以法席付之號曰圓明子先
生資禀醇正寡於言論行已接物始終如一時人以其
仁邮周至故有慈孝之目周君亦以為無愧其名也正

大末關中受兵先生避地睢陽及河南破僑寓東阿者數年初周君以重陽煉化之地號活死人墓者蕪廢已久每欲葺居之歲甲午關輔畧定先生乃縁其師雅意率法兄弟諸人分遣徒衆力為經度之是為重陽成道觀營建未幾即命駕西還先生既老道價益重學者嚮慕過於玉峰時以丙午秋八月之五日春秋七十有一反真於成道之中堂以故即其地葬之明年夏四月先生之同業潘志元周志靜門弟子陳志清來新興踵門

致謁以先生墓表爲請曰吾圓明老師營成道訖功將就太原謁文吾子期以秋七月即途而以事不果行遺命吾屬使必成夙志其眷眷于吾子者如是聞吾子亦以普照范君幕府正之王君之故知其名能不以文字使少見於後乎予因問三子者圓明既以名取我以文託我意其臭味必有相同者其言句可得聞乎三子者曰圓明臨終沐浴易衣會法屬與之訣有求遺教者第告之以清淨無爲不染不著而已已而復求詩頌圓明

麾之曰吾平生未嘗弄筆墨設强作一語非留病人間乎且近世諸師文編達者猶將以為筌蹄況萬萬不相侔者乎言終怡然而逝圓明平實如此何言句之有哉予止之曰子休矣圓明所得吾得之矣乃為之銘其銘

曰

舌吐而吞駟馬追奔孰愈於目擊而道存夫惟不關鍵而閉是謂玄玄之門終南之原若人復其元始於補劓息黥乃今拔本而塞源蓋予許之以忘言之契故以其

不言者而為知言

通玄大師李君墓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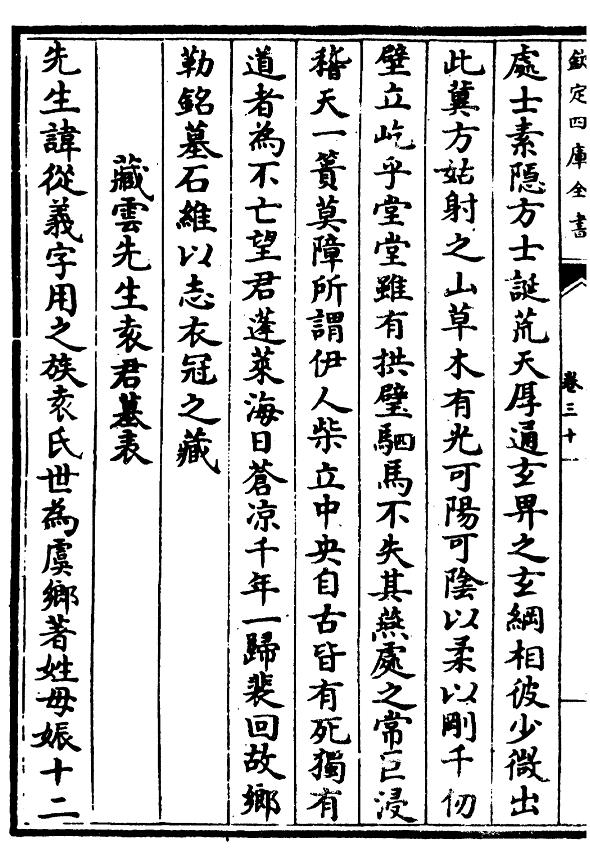
明昌承安間文治已極天子思所以敦本抑末厚天下之俗既以經明行修舉王磵逸賓張建吉甫文商伯起輩三數公官使之矣至於道家者流潔己求志有可以賛清淨之化者亦特徵焉最後得通玄李君天下翕然以得人歸之葢君天質沖遠蟬蛻俗外出入世典而無專門獨擅之蔽從容雅道而無山林高蹇之陋一時名

士如竹谿党公世傑黄山趙公文孺黄華王公子端皆以道義締交於君大丞相莘國胥公於人物慎許可及為君作賛至有百世清規之語則君之流品為可見矣君諱大方字廣道世為汾西人父以醫為業母曾氏妊十二月夢神人捧日照其室已而君生弱不好弄言語動作率非嬰兒所當有者家人異焉七歳入道師冲佑觀道士郭師禮學有夙昔能日記千言年十二以誦經通得度即辭師往趙城讀書天寧道院積力既久遂窮

藏史之祕至於六經百氏之學亦稱淹通大定初遊關中道風藹然有騫飛不羣之目講師郝君道本名重一時一見君即以大器許之及郝被召君佩上清三洞祕籙主盟秦雍者餘二十年泰和七年春詔以君提點中都太極宫事賜號體玄大師俄被旨以祈嗣設大醮君嚴恭科禁方士誕幻之語未嘗一出諸口徒以精誠感通遂有萬鶴下臨之應百官表賀文士亦多賛詠召對稱旨又召入禁中訪道君儀觀秀偉占對詳雅玄談疊

疊聽者忘倦章宗特敬異之衛紹王大安初召君馳驛詣嶽瀆投金龍玉冊為民求福賜雲錦羽衣仍佩金符加號通玄大師所至靈應昭著此不具載貞祐南渡君還居鄉邑因自號北山退翁莘公鎮平陽以歲旱請君致禱車轍未旋而澍雨霑足時人以神人許之壬午秋避兵清涼山一日布卦得剝之上九嘆曰吾行矣明日游騎至擁老幼萬人下山君為門弟子元慶言吾將安歸乎朝家以我為有道者猥以徵書見及寧當負之耶

而輩第往毋念我為也乃策杖入深谷卧大龕下怡然
而逝春秋六十有四實元光元年九月二十二日也兵
退元慶等奉公衣冠葬於某所癸卯冬予自燕都還太
原道出范陽君之族孫閑持蕭鍊師公弼所録事跡以
墓表見屬曰吾祖墓木已拱而旌紀寂寥誠得吾子誤
述以著金石傳永久死不恨矣敢百拜以請某謝曰自
予為舉子時熟君名欲造其門然以愚幼未敢也幸當
以不腆之文託君以傳其何敢辭乃為論次之其銘曰



處士素隱方士誕荒天厚通玄畀之玄網相彼少微出此冀方姑射之山草木有光可陽可陰以柔以剛千仞壁立屹乎堂堂雖有拱璧駟馬不失其樂處之常已浸稽天一簣莫障所謂伊人柴立中央自古皆有死獨有道者為不亡望君蓬萊海日蒼涼千年一歸裴回故鄉勒銘墓石維以志衣冠之藏

藏雲先生袁君墓表

先生諱從義字用之族袁氏世為虞鄉著姓母娠十二

月而生且有神光照室之異幼沉默不好為童子劇及長儀觀秀偉音聲如鐘識者知其不凡年十九入道師事玉峯胡先生于金玉峯道風儒業名動京師年八十章宗特徵授禮官先生盡傳其學通經史百家旁及釋典亦稱該洽而於易學益終身焉初親舊以先生龍蟠鳳翥有雲漢之望勸之就舉選先生薄於世味不之屑也中條靈峯觀唐賢羅通舊隱歲久頹圮不庇風雨先生率同志麻長官平甫共葺之命高弟喬知先象之居

焉結茅此山之王官谷近司空表聖休休亭故基是為藏雲道院先生因以藏雲自號種竹餘三十畝山田二頃足充賓客之奉先生道價既重州郡長吏到者牽詣山門致謁禮部閑閑趙公周臣內翰屏山李公之純每見必厚相慰藉玄以詩什為贈中朝名勝如史季充王隆吉羅鳴道李欽止吉仲器馬元章王可道許徳臣元禮昆季皆試傳易道自餘成業于先生之門者又不知幾何人矣先生資樂易行已接物得於吾孔孟書者為

合葬焉君故生平未嘗遠出母年九十終於隱所葬祭如禮州里稱焉里中孤幼不能自存者先生收養之躬自教督使有受學之漸既長又為之婚娶如是十餘輩其後俱有所成雅好醫術病者來以藥請賴以全濟者甚衆兵後歲飢民無所於糴盡出餘粟以贍貧者或時出鄉人爭延致之談經誦道言笑彌日凡今世道家祭醮章奏皆鄙而不為嘗獨行山間遇異人自稱衡岳主者蕭正之謂先生三世學道乃今有成吾於蓬山仙註

院見吾子名氏却後當為孝廉貞淨仙人代鄭雲叟為少室伯主司真洞天言訖失所在然先生自以為不敢當也正大甲申朔方兵再畧蒲解先生避亂山陽史華國家已而保聚被攻先生義不受辱顧謂弟子言吾往矣乃閉息土室中怡然而逝年六十六時二月十有四日也猶子致中等葬之山麓之南所著易畧釋列子章句莊子畧解雲菴妙選方傳於世始予罷内鄉致中介於劉鄧州光甫丐予文以表先生之墓及官京師見閑

閑公亦以為言并以挽詩見示朔南喪亂因循未暇而予心未始忘也丁未春過城亭邢拔過在州邢彥先生鄉曲與之語其故用是重以斯文為請予問邦彥藏雲所以為天下所高可得聞乎邦彥言藏雲隱節可以配古人而器量可以奉至尊吾不知其他予捧手曰有是哉乃為次第之其銘曰

山澤與之臞道味與之腴翩翩獨征遊物之初謂當風岸絕出而莫可接乃溫兮其玉如以君為黃冠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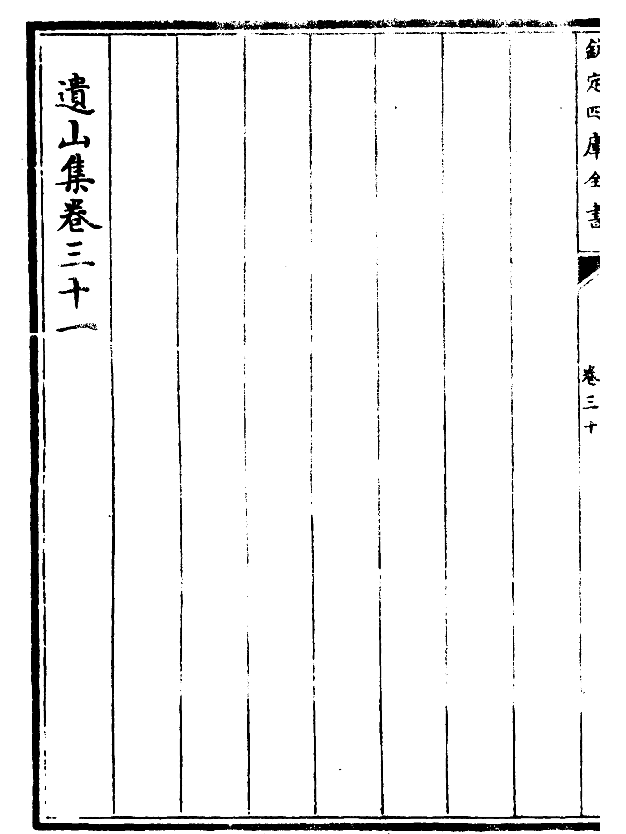
耶合煉之刀圭襏襘之綿絶又非句漏令冠譙之之徒况乞靈於緑囊進技於黄襦勸義人倫之先盡驩菽水之餘洗心有經先天有圖絶學我傳宿惑爾祛以君為縫掖生耶胡不繁文以拘而脂膏以濡嗒焉尸居奮而亨衢塞為缽壺震驚八區其卷其舒其知其愚之人也吾無以命之殆方内之外而方外之内者歟

告山贇禪師塔銘

龍興汴禪師為予言汴落髮於告山賛公承事五六年始避兵而南北歸賛公去世已久師生於正隆初而歿於興定之末年年過六十但以喪亂之後時輩凋喪師之行事無從攷按至於卒葬時日亦不能知今所知者特某甲未南渡時事耳吾予嘗試聽之師諱法賛出於兗州侯氏自幼出家事嵫陽明首座大定間以誦經通得僧服即以義理之學從事根性頴利同學者少所及游叅扣詰洞見深祕得法於告山明和尚嗣法靈岩才

師即大名曾孫也出世住告山方世路清夷禪林軌則未改師道風藹然為諸方所重再住兖州之普照州倅信都路公宣叔文翰之外兼涉內典與師為淘汰之友師開堂宣叔具文疏朝服施敬繼為先大夫薦冥福禮有加焉其為中朝名勝所推服如此汴老矣尚能記師況嘿自守不以文字言語驚流俗為門戶計住持不務營造學者雖多迄無授記者行義如是而使之隨世磨滅門人弟子實任其責竊不自揆度敢以誤述為請幸

吾予惠顧之不肖交於汴公者三十餘年矣汴南遷後嗣法虛明亨公在法兄弟最後蒙印可於臨濟一枝亭亭直上不爲震風淩雨之所摧偃龍興焚蕩之餘破屋數椽日與殘僧三四輩灌園自給不肯輕傍時貴之門予嘗以五言贈之有大道疑高謇禪枯耐寂寥葢頭茅一把繞腹蔓三條之句意其孤峻自拔如此必有所從來循流測源乃今知所自矣因畧記贊公遺事故兼及之歲丁已夏五月二十有五日河東人元某記



遺山集卷三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李士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遺山集卷三十二 三十三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遺山集卷三十二

金　元好問　撰

記

令旨重脩真定廟學記

王以丁未之五月召真定總府參佐張德輝北上德輝既進見王從容問及鎮府廟學今廢興何如德輝為言廟學廢於兵久矣徵收官奉行故事嘗議完復僅立一

門而已今正位雖存日以傾圮本路工匠總管趙振玉方營葺之惟不取於官不斂於民故難為功耳於是令旨以振玉德輝合力辦集所不足者具以狀聞德輝奉命而南連牽史天澤而下曉然知上意所嚮罔不奔走從事以貲以力迭為佽助實以己酉春二月庀徒蒇事黽勉朝夕罅漏者補之邪傾者壯之腐敗者新之湧溏者飾之裁正方隅崇峻堂陛廟則為禮殿為賢廡為經籍祭器之庫為齋居之所為牲薦之廚而先聖先師七

十子二十四大儒像設在焉學則爲師資講授之堂爲諸生結課之室爲藏庋庖湢者次焉高明堅整營建合制起敬起慕于是乎在乃八月落成弦誦洋洋日就問學胄子漸禮讓之訓人士脩舉選之業文統紹開天意爲可見矣既丁酉釋菜禮成教官李讜暨諸生合辭屬好問爲記以謹歲月竊不自揆度以爲仁義禮知出於天性其爲德也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著於人倫其爲典也五惟其不能自達必待學政振飾而開牖之

使率其典之當然而充其德之所固有者耳三代皆有學而周為備其見之經者始於井天下之田井田之法立而後黨庠遂序之教行若鄉射鄉飲酒若春秋合樂勞農養老尊賢使能攷藝選言之政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在又養鄉之俊造者為之士取鄉大夫之嘗見於施設而去焉者為之師德則異之以知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凡不足以輔世者無所容也故學成則登之

王朝蔽陷畔逃不可與有言者則撻之識之甚則棄之為匪民不得齒於天下民生於其時出入有教動靜有養優柔饜飫於聖賢之化日加益而不自知所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非過論也或者以為井田自戰國以來掃地矣學之制不可得而見之矣天下之民既無以教之將待其自化歟竊謂不然天佑下民作之君師夫豈不欲使之正人心承王道以平治天下其獨厚於周而薄於世乎由周而為秦秦又盡壞周制燒詩書以愚

黔首而黔首亦皆從之而愚借耰鉏而德色取箕箒而誶語抵冒殊扞熟爛之極宜莫秦民若也高帝復以馬上得天下其於變狂秦之餘習復隆周之美化亦不暇給矣然而叔孫典禮僅出綿蕝之陋陸賈詩書又皆煨燼之末孰謂斲琱為樸者乃於不旋踵之頃而得之寛厚化行曠然大變興廉舉孝周暨郡國長吏勸為之駕者項背相望是則前日所以厚周者今易地而為漢矣況乎周制雖亡而出於人心者固在惟厭亂所以思治

惟順流易於更始始於草創而終之以潤色本末先後還相為用為周為漢同歸於治何詳畧遲速之計耶洪惟大朝受天景命溥海內外罔不臣屬武克剛矣且以文治為永圖方夏甫定垂恩選舉念孤生之不能自存也通經之士悉優復之慮儒業之無以善繼也老成宿德使以次傳之深計遠覽所以貽丕顯之謨而啟丕承之烈者蓋如此王府忠團撫民一出聖學比年賓禮故老延見儒生謂六經不可不尚邪說不可不絀王教不

得不立而舊染不得不新順考古道講明攷術樂育人材儲蓄治具修大樂之絶業舉太常之墜典其見於恒府廟學者特尊師重道之一耳夫風俗國家之元氣學校王政之大本不塞不流不行不止癃老扶杖思見德化之成漢來美談見之今日葢兵興四十年俎豆之事不絶如綫獨吾賢王為天下倡是可為天下賀也故樂為天下書之是年十月朔旦記

東平府新學記

鄆學舊矣宋日在州之天聖倉有講授之所曰成德堂者唐故物也王沂公曾罷相判州買田二百頃以贍生徒富鄭公弼新學記及陳公堯佐府學題牓在焉劉公摯領郡請于朝得國子監書起稽古閣貯之學門之左有沂公祠祭之位春秋二仲祭以望日魯兩生泰山孫明復徂來石守道配焉齊都大名徙學于府署之西南賜書碑石隨之而遷獨大觀八行碑蔡京題爲聖作者不預焉齊已廢而鄉國大家如梁公子美賈公昌朝劉

公長言之子孫故在生長見聞不替問學尊師重道習以成俗泰和以來平章政事壽國張公萬公蕭國侯公參知政事高公霖同出於東阿故鄆學視他郡國為最盛如是將百年貞祐之兵始蘼焉先相崇進開府之日首以設學為事行視故基有興復之漸今嗣侯蒞政以為國家守成尚文有司當振飭文事以贊久安長治之盛敢不黽勉朝夕以效萬一方經度之始或言阜昌所遷乃在左獄故地且逼近闤闠湫隘殊甚非絃誦所

宜乃卜府東北隅爽塏之地而增築之既以事聞之朝庀徒蒇事工力皆作首剏禮殿堅整高朗視大邦君之居夫子正南面垂旒被衮鄒兖兩公及十哲列坐而侍章施足徵像設如在次為賢廊七十子及二十四大儒繪像具焉至于棲書之閣豆籩之庫堂宇齋館庖湢庭廡故事畢舉而崇飾倍之子弟秀民備舉選而食廩餼者餘六十人在東序隷敎官梁棟孔氏族姓之授章句者十有五人在西序隷教官王磐署鄉先生康曄儒林

祭酒以主之葢經始于壬子之六月而落成于乙卯六月初五十一代孫衍聖公元措嘗仕為太常卿癸巳之變失爵北歸尋被詔搜索禮器之散逸者仍訪太常所隷禮直官歌工之屬備鐘磬之縣歲時閲習以宿儒府參議宋子貞領之故鄆學視他郡固為獨異乃八月丁卯侯率寮屬諸生舍菜于新宫玄弁朱衣佩玉舒徐畔落之禮成而饗獻之儀具八音洋洋復盈于東人之耳四方來觀者皆失喜稱嘆以為衣冠禮樂盡在是矣越

翌日學之師生合辭謂僕言嚴侯父子崇飾儒館以布宣聖化承平文物頓還舊觀學必有記以謹歲月幸吾子文之石垂示永久僕謝曰老生常談何足以陳之齊魯諸君之前顧以客東諸侯者久猥當授簡之末俎豆之事固喜聞而樂道之何敢以不敏辭興造之蹟已辱件右之矣竊不自度量輒以有所感焉者著于篇嗚呼治國治天下者有二教與刑而已刑所以禁民教所以作新民二者相為用廢一不可然而有國則有刑教則

有廢有興不能與刑並理有不可曉者故刑之屬不勝數而賢愚皆知其不可犯教則學政而已矣去古既遠人不經見知所以為教者亦鮮矣況能從政之所蕖以率于教乎何謂政古者井天下之田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射鄉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賢之政皆在聚士于其中以鄉大夫嘗見于設施而去焉為之師教以德以行而盡之以藝淫言詖行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者無所容也士生于斯時揖讓

酧酢升降出入于禮文之間學成則為卿為大夫以佐王經邦國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焉者猶為士猶作室者之養吾棟也所以承之庸之者如此庶頑讒説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記之而又不從是敲陷畔逃終不可與有言然後弃之為匪民不得齒于天下所以威之者又如此學政之壞久矣人情苦于羈檢而樂于縱恣中道而廢從惡若崩時則為揣摩為捭闔為鈎距為牙角為城府為穽擭為谿壑為龍斷為捷徑為貪墨

爲蓋藏爲較固爲乾沒爲面謾爲力詆爲貶駮爲譏彈爲姍笑爲凌轢爲瘢瘢爲睚眦爲構作爲操縱爲麾斥爲刼制爲把持爲絞訐爲妾婦妬爲形聲吠爲厓岸爲階級爲高亢爲湛静爲張互爲結納爲勢交爲死黨爲囊橐爲淵藪爲陽擠爲陰害爲竊發爲公行爲毒螫爲蠱惑爲狐媚爲狙詐爲鬼幽爲恠魅爲心失位心失位不已合謾疾而爲聖癲敢爲大言居之不疑始則天地一我既而古今一我小疵在人縮頸爲危怨讟薰天黍

山四維吾術可售惡惡不可寧我負人無人負我從則斯朋違則斯攻我必汝異汝必我同自我作古孰為周孔人以伏膺我以發冢凡此皆殺身之學而未若自附于異端雜家者為尤甚世居山林木食澗飲以德言之則雖為人天師可也以之治世則亂九方臯之相馬得天機于滅沒存亡之間可以為有道之士而不可以為天子之有司今夫緩步闊視以儒自名至于徐行後長者亦易為耳乃羞之而不為竊無根源之言為不近人

情之事索隱行怪欺世盜名曰此曾顔子思子之學也不識曾顔子思子之學固如是乎夫動静交相養是為弛張之道一張一弛游息存焉而乃强自矯揉以静自囚未嘗學而曰絶學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静生忍忍生敢敢生狂縛虎之急一怒故在宜其流入于申韓而不自知也古有之桀紂之惡止于一時浮虚之禍烈于洪水夫以小人之中庸欲為魏晉之易與崇觀之周禮又何止殺其軀而已乎道統開矣文治興矣若人者必

當戒覆車之轍以適改新之路特私憂過計有不能自已者耳故備述之既以自省且為無忌憚者之勸侯名澄七歲入小學師名士龍江張某證自讀誦至剖析義理者餘拾年行聖必其為特達之器以其子妻之迄今為名諸侯二君子有力焉是年九月朔旦河東元某記

博州重修學記

博之廟學當泰和中州倅遼東王遵古元仲之所建元仲有文行道陵謂之昔人君子者也甲申之兵民居被

焚州將閻侯義以廟學州宅龍興寺殿土木之麗甲于一州特以兵守之其後廟學獨廢不存今行臺特進公以五十城長東諸侯凡四境之内仙佛之所廬及祠廟之無文者率完復之故學舍亦與焉防禦使荘平石侯青彰德總管兼州事趙侯德用乃以行臺之命葺舊基之餘而新之大其正位又為從祀之室于其旁至于講誦之堂休宿之廬齋廚庫廐無不備具經始于某年之某月落成于某年之某月文石既具趙侯請予記之予

竊有所感焉博自唐以來為雄鎮風化則齊魯禮義之舊人物則魯連子華歆駱賓王之所從出在承平時登版籍者餘三十萬家其民號為良善而易教特喪亂之後不能自還耳雖然豈獨此州然哉先王之時治國治天下以風俗為元氣庠序黨術無非教太子至于庶人無不學天下之人幼而壯壯而老耳目之所接見思慮之所安習優柔于弦誦之域而饜飫于禮文之地一語之過差一跬步之失容即赧然自以為小人之歸若犯

上若作亂雖驗逼之從臾之誘引之有不可得者矣故以之為俗則美以之為政則治以之為國則安且久理之固然而事之必至者蓋如此嗚呼王政掃地之日久矣戰國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兩漢斯可矣兩漢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唐以還斯可矣唐以還且不可望況于為血為肉之後乎喪亂既多生聚者無幾蚩蚩之與居倀倀之為徒亦有教焉不過破梁碎金胡書記詠史而已前世所謂急就章兎園冊者或篇題句讀之不知矣後

生所習見者非白晝攫金則禦人于國門之外取其篇帛而誶語借耰鉏而德色秦人之抵冒殊扞賈子之所為太息而流涕者葢無足訝由是觀之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節亦由冠屨上下之定分冠而屨之屨而冠之非正名百物則倒置之敝無所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婦必肇修人紀者出而後有攸叙之望矣況草昧之後道統方開明經者例有復身之賜而此州將佐首以興起學官為事士之有志于此道者其喜聞而樂道

之宜如何哉故爲記其興造之始末且以學校之本告之曰有天地有中國其人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其書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其民則士農工賈其教則君令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睦朋友信其治則禮樂刑政紀綱法度生聚教育冠婚喪祭養生送死而無憾庠序黨塾者道之所自出也士者推庠序黨塾所自出之道而致之天下四方者也由是而之焉正名百物肇修人紀者尚庶幾焉如曰不然則爾愛其羊我愛其

禮以是學為告朔之餼可也

趙州學記

趙州廟學初燬于靖康之兵天會以來郡守趙公某始立廟殿而任公某增築學舍泰和名臣陵川路公元為門為廊廡為講堂土木之功乃備自貞祐南渡河朔喪亂者餘二十年趙為兵衝焚毀尤甚民居官寺百不存一學生三數輩逃難狼狽不轉徙山谷則流離于道路廟學之存亡亦付之無可柰何而已戶牖既壞瓦木隨

撤當路者多武弁漫不加省上雨旁風日就頹壓識者惜之歲癸卯真定路工匠總管趙侯慨然以修復為事發貲于家顧工于民躬自督視不廢寒暑裁正方隅崇峻堂陛斜傾者起之腐敗者易之破缺者完之漫漶者飾之曾不期年截然一新若初未嘗毀而又有加焉者乃八月上丁諸生釋菜如禮衣冠俎豆駸駸乎承平之舊予過慶源嘗往觀焉問所以經度者郡人高德茂等合辭道其然且請予記之予以為學宮之廢久矣儒學

之士雖有任其責者亦以為不急之務矣比歲郡縣稍有以興學為事者率有由而然力致勢刼劇甚調度僅能有成怨讟盈路所謂可為美觀而不可以更考也趙侯不出于强率不入于承望崇儒嚮道自拔于流俗者如此則在于學古之士其喜聞而樂道之宜何如哉故為記之且告之曰吾道之在天下未嘗古今亦未嘗廢興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際百姓日用而不知大業廣明五季之亂綿蕝不施而道固自若也雖然庠序

黨塾先王之所以教後世雖有作者既不能復有所加亦豈容少有所損羊存禮存此告朔之餼所以不可廢也夫興學儒者事也用武之世而責人以儒者之事不可也興時時可為力可致而使學官有鞠為園蔬之嘆不必以前世趙任路三使君為言視令趙侯能不少媿乎侯名振玉龍山人先節度慶源有良民吏之風其與文士游益其素尚云

壽陽縣學記

近代皇統正隆以來學校之制京師有太學國子學縣官饟廩生徒常不下數百人而以祭酒博士助教之等教督之外及陪京總管大尹府節度使鎮防禦州亦置教官生徒多寡則視州鎮大小為限員幕屬之由左選者率以提舉繫銜刺史州則係籍生附于京府各有定在外縣則令長司學之成壞與公廨相授受故往往以增築為功若仕進之路則以詞賦明經取士預此選者多至公卿達官捷徑所在人爭走之文治既洽鄉校家

塾弦誦之音相聞上黨髙平之間士或帶經而鋤有不待風厲而樂為之者化民成俗槩見于此自大安失馭中夏板蕩民居官寺燬為焦土天造草昧方以弧矢威天下俎豆之事宜有所待也甲辰之春予歸自燕雲道壽陽知有新學往觀焉見其堂廟齋廡若初未嘗毁而又加飾焉者問所以然諸生合辭曰吾邑舊有廟學元祐中知縣事張不渝實更新之既乃廢于貞祐甲戌之兵大變之後民無百家之聚縣從事李通李天民者竊

有修學之議而病未能也會臺牒下于壬寅之冬課所在舉上丁釋菜之典乃得偕令佐暨縣豪傑諸人經度之益三年而後有成久欲謁文吾子以紀歲月顧以斗食之役之故而無以自達也子謂二三君言公輩寧不知學校為大政乎夫風俗國家之元氣而禮義由賢者出學校所在風俗之所在也吾欲塗民耳目尚何事于學如曰如之何使吾民君臣有義而父子有親也夫婦有別而長幼有序也則天下豈有不學而能之者乎古

有之有教無類雖在小人尤不可不學也使小人果可以不學則武城之絃歌當不以割雞為戲言矣寺行天下多矣吏姦而漁吏酷而屠假尺寸之權朘民膏血以自腴者多矣崇祠宇佞佛老捐所甚愛以求非道之福嚬呻顧盼化瓦礫之場為金碧者又不知幾何人也能自拔于流俗崇儒重道如若人者乎且子所言無以自達者亦過矣興學之事賢相當任之良民吏當為之賢相不任良民吏不為曽謂斗食吏不得執鞭于其後乎

使吾不為記茲學之廢興則已如欲記焉吾知張不渝之後唯此兩從事而已奚以斗食之薄萬鍾之厚為計哉通字彥達縣人天民字仲先上世秀容人其先世皆儒素云

代冠氏學生修廟學壁記

冠氏廟學貞祐初知縣事魯仔所增建泰和中主簿折元禮畫七十二子像喪亂以來民居皆被焚燬而廟學獨存歲乙未右副元帥趙侯憫其頹圮復為完補之學

之制初亦儉狹侯就為料理而作新之意益未已也侯崇儒重道出于天性在軍旅中亦常以文史自隨一府之人若偏裨若府吏皆隨而化之興學之事特其濫觴耳嗚呼吾邑為大縣久矣在承平時登版籍者餘三萬家僑寓之民又倍而三之學校大事也前後歷數十政非無賢令佐而乃因畢習陋漫不加省百年以來能崇起之者唯吾侯與魯折三人而已可勝嘆哉其月日縣學生黃逸民記

葉縣中嶽廟記

河南中鎮所在在所率有祠廟以奉嶽祇葉距崧三百里而近獨無有也邑門之南百舉武少折而西有地焉直居民之衝廟望崇顯父老規為嶽祠舊矣泰和末太原祈人樊道真始以邑人之意而經度焉地本故堤廢圮已久荊棘瓦礫虵虺所舍樊身執畚鍤剗治蕪穢實以板築百日而廟基成邑之人知其堅固可任也乃羣起而助之實鄉豪張祐孫寧秦商人党珪為之倡廟既

成祁人有以白石為中嶽像欲輦而北者道真請而事焉予嘗謂小人之情畏之而有不義恥之而有不仁威之而有不懲獨於事神若有所儆焉何耶徼福于方來逃罪于已然百求而百不可得然終不以百不可得而廢其所以求也富貴光榮壽考繁昌人既有以求諸神忠信孝弟廉讓篤實神亦有以望于人吾嘗見夫世俗之所事神者矣崇祠宇嚴像設刲羊豕具儀衛巫覡倡優雜然而前拜跪甚勞迎送甚勤求神之所以望于人

者無有也陰害賊詐刮利次骨刮之所在無復天理公噬潛搏難得是期內人于溝不恤也血人于牙不饜也志得而意滿則曰我求于神神報我者如是也故搏噬愈獲報謝愈豐禱求愈奢香火未收而陰害賊詐之心已沸然于胸中矣此直虵神牛鬼之所不忍臨而謂岳祇之聰明正直者而臨之乎記有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謂小人之不可以事神不可也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好是正直介以景福謂神之可欺尤不可

也嗚呼神有固然三尺童子所能知而人有不能知者特溺于貪而不能自還耳惜乎莫有以三尺童子之所知者而告之也癸未之夏予過昆陽進士韋仲安道樊之意欲得吾文以記其經營之始故爲書之且告以福不可徼禍不可逃也如是庶幾來者有所儆焉

扁鵲廟記

扁鵲隨俗爲變過咸陽爲無辜醫邯鄲爲帶下醫洛陽爲耳目痺醫嘗至周其有廟于此則不可考也廟再

以元豐八年成里之人事之惟謹病者必來以藥請杯梜間有得香灺埃煤若丸劑然者吞之病良愈閭里間相傳以為神斗酒彘肩禱謝日豐積習既久莫有能正之者鄉豪張乙居其旁葺而新之土木有加焉正大元年之八月也自扁鵲飲上池水三十日而知物其事固以祕怪而不常故虛荒誕幻被于末流千百年後而未止也雖然耳目之所不接故常理之所不拘神膏傳創靈丸起廢見于傳記者多矣又安可必其果無有哉故嘗

謂扁鵲至人也自言其方可以解肌裂皮决脉結筋湔浣腸胃漱滌五臓練精而易形矣至於世之陰忌賊詐貪饕攫拾心䰟𣂪喪若醉若狂惷然而不能自還者百千為羣日相過乎前為扁鵲者獨不能隨俗為變練精而易形使之為平直安舒廉讓潔清之人乎若夫疾病則禱聖人所不廢誠以感神祭則受福冥冥之間當有陰相者盍亦無以靈丸神膏為也此之不為區區之香灺埃煤自夸于閭巷細民之間以為神嗚呼其亦兒童

劇而已矣豈世之所望于扁鵲而扁鵲之所以為扁鵲者哉

長慶泉新廟記

鄧之西百里而遠是為內鄉之東鄙有山焉岡巒起伏與淅酈諸山絡脈相屬而為之殿其麓二泉灌田千畝有奇泉之上有龍祠者舊以為禱之有雨暘之應旁近之民有以飲羊牛浣裙裾者泉輒匯而遷焉考之辨方無所知名俚俗所稱訛繆失實且不雅馴今以其地名

之長慶泉正大丁亥予承乏是邑夏五月赤旱近百日凡縣境之名湫無慮數十所奔走禱祠卒無感通道路嗷嗷無望來秋有此泉為言者予率父老詣焉幣祝甫登雲氣四合車轍未旋而澍雨浹明年里之民作新廟于泉之西南且以紀其事為請夫龍之靈固也然古人之于禱祠不幸而不見答自咎而已幸而應焉則亦不敢以為功今也不徳其何以致然將適與雨會歟影響之報葢不如是之捷也天之恩與威令龍實尸之油然

而雲殷然而雷不崇朝而雨天下利于物者豐則享諸己者厚道家所言恍惚之外神龍之所居瑶宫瓊室萬舞在庭金支翠蕤紛蔽輝映雖首出萬物奉以四海九州有不足進焉者山夫谷民乃以一畝之宫牲不掄豆而祠之豈度德審功報稱之道哉聞之天即神神即人人即天名三而誠則一東鄰之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凡以恃吾誠而已不然所持者狹所求者奢彼乘雲氣而游天地之間是區區者寧足以留其一盼耶

正大己丑九月日

三皇堂記

老子職柱下史閲人代之久其述伏羲神農黄帝氏以來有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之論邵康節因之亦謂皇與帝為千萬世之人其次第益如此自三墳為吾夫子所删三聖人者與天同功乃無德業可考見醫家者流謂神農一日嘗七十毒與岐黄至真大要三墳書特止于此令其論故在本于大道之説而究乎生死

之際然於三聖人所以仁後世者繞土苴耳太原醫師
趙國器謂吾業當有所本也即其家起大屋立三聖人
像事之以歷代名醫岐伯而下凡十人侑其坐棟宇既
備像設既嚴介於太谷李進之請予為記始予甚難之
以謂天地不仁芻狗萬物聖人躋民仁壽之域民物安
逸若道自然雖莫知所謝可也或曰有萬世之利者享
萬世之報亢倉楚所居年穀豐穰物無疵癘其鄉之人
且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況與天地同功者乎雖報

本反始非閭巷所得專而泝流窮源或旦暮如有遇祖而祀之其誰曰不然夫趙子世於方伎餘百有五十年矣守之以恒業用之以戒心謂一毒妄攻五兵莫慘耿耿自信臨之以神明吾知是家於人之命為甚重矣是可記也於是乎書之國器名天用令為惠民局直長壕工張天秀國器之子履道知讀書畀時當以儒素自拔于流俗云己酉初吉新興元其記

崔府君廟記

唐崔子玉府君祠在所有之或謂之亞岳或謂之顯應王者皆莫知其所從來府君定平太宗時爲長子令有惠愛之風本道採訪使與長子尉劉内行弗備且有贓賕之鄙時縣有名虎府君謂二人者宜當之已而果然及一孝子爲所食乃以牒攝虎至使服罪一縣以爲神而廟事之世所傳葢如此廟之在陽平者有年矣貞祐之兵燒毁幾盡東平副元帥趙侯以其父之志爲完復之其成也侯命予以歲月記故爲書之傳曰有功於民

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此不為小德小善者言漢丞相忠武侯之歿蜀人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祭之道陌上言事者或謂可聽于成都立之安樂公不從習隆向充拜章言巷祭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若盡順人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止可令其近墓為之所親以時設祭故吏欲奉祀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從正禮於是始從之為廟於沔陽從是觀之漢人於忠武侯其難之也如是況其下者乎且

夫郡縣之良吏血食一方見于今者多矣然卓茂則止於密魯仲康則止於中牟朱邑則止於桐鄉召父杜母則止於南陽盖未有由百里之邑達之天下四方如府君之祠之侈者也高門之蕩然廣殿之渠然衮冕之巍然侍衛之肅然雖五帝之尊且雄無以進使其止於爲土木偶焉斯可矣或有物焉則將疾走遠引逃避之不暇矧敢馮几負扆以當天下四方臣僕之敬乎嗚呼祀典之壞久矣惟祀典壞而後撤淫祠之政舉喪亂以來

天綱弛而地維絶人心所存唯有逃禍徼福者在耳惟逃禍徼福者在故兇悍毒詐有時而熄若曰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為諂爾所敬非吾之所謂敬爾所懼非吾之所當懼彼將蕩然無所畏忌血囊仰射又何難焉使梁公而在吾知前日江淮之舉有不暇施于今日者矣故併及之使人知侯之意有在

遺山集卷三十二